

聖朝鼎盛萬年青/第039回

第三十九回 葉公子通賊害民 段翰林因姪會主

詩曰：

越奸越詐越貧窮，奸詐原來天不容。

富貴若從奸詐得，世間呆漢吸西風。

這首詩乃前賢所作，因見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借此以諷勸世人，守分安命，順時聽天，切不可存奸險念頭，以貪不義之富貴，反喪其身，臭名萬載，悔之無及矣。閒話體提，書歸正傳。且說聖天子，在松江府，與日清穿州過縣，遊山玩水。又暗中訪察各官賢愚，見文武俱皆供職，十分歡悅。因為日中間居無事，自覺煩悶，復同日清，四處遊玩。

是日午牌時候，偶然行至揚州府屬邵伯鎮地方，屋宇美麗，百貨俱全，往來負販，充塞街道，三教九流，無所不有。此時仁聖天子與日清且行且看，見此繁華喧鬧，不覺心花大放。抬頭見一招牌，寫著德和館，海鮮炒賣，京蘇大菜。即與日清步上酒樓，見其地方清潔，鋪設清幽，又有時花古玩，以及名人字畫，盡皆入妙。因此仁聖天子，揀一副靠街坐頭，以便隨時觀玩景致。斯時十分大喜，連忙呼喚酒保：「有甚佳餚美酒，只管搬上來，待我們嘗過，果然可口，必定多賞銀子與你。」

酒保一聞有賞，心中大喜，即時答應一聲：「客官請坐，待小的送來就是。」隨即下樓，揀擇上好珍饈美味送上樓來，說道：「請二位老爺開懷慢酌，若要添什麼菜蔬，只管呼喚小的，便即送來。」當時仁聖天子與日清二人開懷暢飲，談笑歡娛。

正飲之際，忽見一漢子，大步踏上樓而來，滿面怒容，睜眉突眼，連呼酒保快拿酒菜來。酒保見他如此性急，又帶怒氣，不敢怠慢，隨即把酒菜送上。那人自斟自飲，自言自語，滿腹牢騷，似乎怨氣衝冠。

那時仁聖天子見此情形，十分詫異，因暗思付道：「這漢子如此舉動，莫非有甚冤情不能伸雪，抑或被人欺侮，難以報仇。」左思右想，難明其故。復又見其越飲越怒。此時仁聖天子更不能忍耐，連忙起身問道：「你這人甚不通情，今既來此飲酒，為取樂起見，為何長嗟短歎，怒髮衝冠，連累旁人掃興，何故如此？」這是仁聖天子一團美意，欲問他有甚冤屈，好代他出頭報仇。不料此漢子積怒於心，一聞仁聖天子動問，越發火上加油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登時反面說道：「你有你取樂，與我何於？我有我生氣，焉能掃你興？其實你自己糊塗，反來罵我。」因此你一言，我一語爭鬥起來。這漢子揮拳亂打，仁聖天子急急閃過，奉還三拳兩腳，將漢子打倒在地。日清看見，恐防傷人，急忙相勸。仁聖天子放手，漢子起來，一肚子怒氣無可發洩，自思如此晦氣，不如死了倒為乾淨，因此欲自戕歸陰。

仁聖天子見其情景殊屬可憐，急奪回他手上鋼刀，再三問他：「因何尋此短見？如有什麼冤屈，天大事情，不妨對我直說，或許與你幹辦得來，也未可定，何苦如此憂愁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係小生意之人，日間負販為生，有時賣菜作活。禍因兵部尚書葉洪基之子葉振聲，屢欲代父報仇，未得其便，是以私通山賊，兩下往來同謀大事，皆因糧草不足不能舉事，故而私設稅廠，抽收庫金，刻剝民財。以致貨物難賣，覓食艱難，萬民嗟怨。今日某經此地而過，卻被稅廠巡丁截住貨物，加倍抽收。我因心中不服，與他們理論，誰料他們人多，眾寡不敵，卻被他們搶去貨物，血本無歸，仍舊如狼似虎。我只得急急走開，避其兇惡，適因走得心煩意悶，特地入來飲酒消遣，誰知酒入愁腸，更加火盛，又值客官多言問我，未暇詳察，致有衝撞，多多得罪了。」仁聖天子聞言，說道：「有這等事，你高姓大名，說與高某知道，待我與你報仇雪恨便是。」那漢道：「我乃前翰林院段運松之親姪段玉是也。」仁聖天子道：「你令叔既係翰林，你就不該賣菜。」段玉道：「客官怪責不差，是因家叔在翰林院當侍讀學士之職，並無罪誤之處。所為祭掃皇陵，被昏君貶調回鄉，累得一貧如洗，以致米飯不敷，不得已教館度日，又叫我們日中做些小買賣，欲謀升斗，聊資幫補而已。」仁聖天子聞言，暗自付道：「果是吾之錯也。」

原來段翰林當年因隨仁聖天子祭掃皇陵，各文武官員一齊都到陵上，那仁聖天子係好動喜事之人，又係多才博學之輩，因見石人石馬排列兩旁，偶然欲考究段運松學問，因指石人問他：「喚甚名字，取何意思？」段翰林對道：「此係上古忠臣，名叫仲雍，生平忠義為懷，所為思念故主恩惠，自願在此守陵，以報高厚鴻慈耳，因此傳至今時，仍舊肖立其像，無非欲壯觀瞻，兼勉後人忠義而已。」仁聖天子聞言，心中不悅道：「翰林學問如此哉，既知其事而顛倒其名字，由功夫未能專究，學力尚覺荒疏，所謂差之毫釐，謬

之千里也。這石人乃姓翁名仲，確係上古賢臣，而仲雍乃係孔門弟子，與此事毫不關涉，何得如此夢夢，殊屬糊塗之極矣，焉能任翰林之職？」因而有意貶調，即口吟一詩道：

翁仲將來喚仲雍，十年窗下少夫功。

從今不許為翰林，貶調江南作判通。

仁聖天子這首詩，明係貶削運松官爵，由正途而退佐貳之班，降調微員，猶幸不追究妄奏欺君大罪。運松只得隱姓埋名，授徒度日。因有這個原故，今日段玉無意說出情由，仁聖天子想到此事，皆因朕一言之誤，致累他如此艱難，問心深不自安，即時對段玉道：「我高天賜向在軍機處辦事，與令叔有一面之交，你可先行回去通報，說我高某毀了稅廠，即來拜候也。」段玉聞言大喜，放下愁懷，告辭先去，我且慢表。再言仁聖天子見段玉去後，自與日清商量，說起葉振聲情勢橫行，立心不軌，膽敢私設稅廠，害國殃民，殊堪痛恨也。況朕已許了段玉報仇，不如趁早算清酒銀，我二人即去看看稅廠情形，再行設法燒燬，你道如何？」日清道：「甚有道理，就是這個主意可也。」說完忙到櫃檯前，給清酒菜銀兩，二人舉步出了德和館望前而去，過了邵伯鎮，東至十字街口，二人即住了腳步。日清說道：「不知哪條路可去稅廠？」仁聖天子聞言道：「是呵，可惜未曾細問段玉，如何是好？」日清道：「不妨，古云：路在口邊，逢人即問，豈有不知？況此處係通衢大道，一定人多來往，不須心急也。」

二人正在言談，尚未講完，忽見有數人挑擔而來，言語嘈雜，不知所云。忽聞一人言道：「原來上官橋稅廠，係葉公子私設，並非奉旨抽釐。」日清聞說連忙拱手上前問道：「兄臺所言之上官橋，未知從哪條路去，遠近若何，伏祈指示，感領殊多。」那人又將日清上下一看，說道：「客官想是遠方來的，待我對你說明，那上官橋地方由甘泉縣管轄。由這條路直去，轉左而行，就是上官橋了。離此不過五里之遙，因係水陸通津，往來大路，所以五方雜處，商賈齊來，竟成一大鎮頭，十分熱鬧，客官到此，往那裡一遊便知詳細了。」日清拱手答道：「如此多勞了。」說完，即與仁聖天子，依他所說直向前去，無心玩景，來至一個三叉路口，依了他轉左而行。忽然遠遠望見一條大橋，行人如蟻隊，熱鬧非常。日清想道：「此處必是上官橋了。」天子道：「行前便知，何用測度？」正言問，不知不覺來至橋頭，立一石碑，上寫著「上官橋」三個大字，橋下灣泊大小船隻，不計其數。過去便是一大市鎮，兩邊鋪戶牙排，百貨流通，無所不有，歌樓酒館，色色俱全，其稅廠就設在橋旁碼頭。

仁聖天子一見，登時發怒，隨即往市上大聲言道：「爾等眾百姓，須聽吾言，吾乃高天賜，向在劉墉軍機處辦事，因與同伴周日清到此。聞得葉振聲在此私設稅廠，禍國殃民，為害不淺，況我專喜鋤強扶弱，好抱不平，今日特地到來燒他稅廠，以免商民受其所累。惟恐獨力難支，故此對你們說及，如係被他害過，若有膽量的，前來助我一臂之力，放火燒他。倘有天大事情，係我高某一擔當，保你等無事。」說完，即同日清往稅廠而來，假著問道：「貴廠係奉何官札諭，有無委員督抽，因我帶有上等藥材百餘箱，欲行報驗，未知與揚州鈔關同例否？抑或另立新章辦理，請道其詳。」

斯時稅廠各人見他言語舉動，大是在行，且有許多貨物前來報稅。眾人十分喜歡，不敢怠慢於他，連忙道：「客官請坐，待我細言其故。緣此稅廠，係因兵部裡頭缺乏糧餉支放兵丁，所以兵部大人奏准當今天子，頒發開辦。現在半年有餘，俱係按月起解，稅銀入庫，以充兵響，因此與鈔關舊例不同。客官若係報稅，在此處更覺簡便，從中可以省儉些，須又不致耽延時日，阻誤行期。」仁聖天子聞言，大聲言道：「胡說，看你等蛇鼠同眠，奸謀狡計，只能瞞得三歲孩童，焉能瞞得我高某過？你們須好好照實直說，如若不然，我們即稟官究治，取你等之命。」各人聞言大怒，罵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，敢在泰山頭上動土，莫非你不聞我家主人名麼？看你如此斯文，膽敢言三語四，莫不是遇了邪魔，抑或喪心病狂。你須快些走出去，饒你狗命，倘若再在此混帳，我們請家主出來，你有些不便。」仁聖天子與日清聞言，十分大怒，即時無名火起三千丈，大罵道：「你這狗頭，不知好歹，等我使些厲害你們見了，方知我高某之手段也。」話罷連忙舉步向前，將廠內雜物推倒在地，日清即忙取出火來，將棚廠燒著，各百姓見此情形，料他有些腳力，連忙多取禾草，以助火威。稅廠各人見不是頭路，必然寡難敵眾，不如走回報知公子，再作道理。斯時乃十月天氣，又值北風大起，正是：

人憑風越猛，風助人加威。

登時將稅廠棚寮燒燬乾淨，餘灰恐防連累民間，邀眾百姓撲滅，諸事停妥。仁聖天子與日清臨行，復大言道：「我係北京高天賜，住在段運松翰林莊內，因葉振聲私立稅廠剝削貧民，我等特來除害。現今雖已燒了，惟恐他起兵報仇，反害了你們百姓，問心難安，故特說與你等知道，若係他有本事，叫他前來尋我，

不可難為別人。」說完，與日清望段家莊而去。我且慢提。

回言段玉得聞天子這些言語，口雖歡喜，肚內狐疑，又不知他係何人，有此回天手段？因此急急舉步回莊，及至入得門來，氣喘不定。運松見此情形，不知何故，問段玉道：「今早上街買賣，因何這個樣子，跑走回家？」段玉答道：「今早出門買賣，因經過上官橋，被稅廠各人搶我菜擔，加倍抽收，後在德和館酒樓，遇著高天賜老爺與周日清二人，如此長，如此短，及後我說起我叔名字。他說有一面之交，故此著姪兒先回通報，他隨後就來拜會等語，因此趕急回家，走得氣喘吁吁也。」

運松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道他是何人？這就是當今天子，因前年有人對我說及主上私下江南，更名高天賜，四處遊行訪察奸官污吏以及民間冤案，至於奇奇怪怪事情，不知做過多少，我早知道今日聖駕降臨，務要恭敬迎接，方免失儀也。」說完，即刻著人打掃地方，預備酒席款待不提。

再說仁聖天子與日清二人行行走走，不覺到了段府門前，即令日清入去通報，說高天賜親來拜會。門子聞言，即時入內報知家主。那運松聞說，立即帶同子姪各人，衣冠齊整，走至莊門，躬身迎接。仁聖天子見他行此大禮，恐防傳揚出去反惹是非，連忙丟個眼色，運松即時明白會意。說道：「高老爺駕臨敝莊，請進，請進！」三人謙遜一回，攜手入到中堂，分賓主而坐，運松喚入奉茶，茶罷，開言說道：「久別金顏，時懷夢寐，今日幸睹天顏，實慰三生之願也。」當時仁聖天子說道：「好說了，我因遇見令姪，得悉仁兄近日境況，故此特來一候也。」運松連忙答道：「足見高情，不勝感激之至。」即有僕人前來稟道：「刻下酒筵已備，請高老爺入席。」運松道：「知道了。」隨即請仁聖天子與日清一同入席，暢飲瓊漿，談些世事。

忽聞炮聲震地，喊殺連天，三人吃了一驚，不知何故。忽見段玉來報，說：「葉振聲起了許多人馬，前來把莊上重重圍住，水泄不通。想必是因燒他稅廠，到來報仇。」仁聖天子聞說，開言問道：「他們有多少人馬，係葉公子親帶兵來否？抑或另招賊寇，五兄可悄悄出去看個明白，前來回話，我自有的主意。」段玉領言，即走出莊外門樓，暗中打探，見他們安下營盤，團團圍住，又見葉振聲在莊前耀武揚威，十分勇猛。手下有七八名教師，又有數千兵丁，隨後簇擁前來，開言罵道：「高天賜藏匿你們莊上，因他將我稅廠燒了，故此來取他狗命，你們快些入去通報，若他有本事，不怕死的，叫他速速出來會我，就算為豪傑。如若不然，我等打破莊門，鏟為平地，寸草不留，你等死無葬身之地，悔之晚矣。」段玉聞得此言，即刻入堂，報說：「葉公子帶齊教師陳仁、李忠、李炳、黃振、何安、蘇昭、勞彪等，公子親身前來督戰，口出不遜之言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登時仁聖天子氣得二目圓睜，鬚眉倒豎，連忙開言道：「自古道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他既大膽尋仇，我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他們殺了，免卻一方大害，豈不妙哉。」正是：

三屍神暴跳，七孔內生煙。

仁聖天子當時立刻發號施令，著段運松在鼓樓上擂鼓助威，周日清打頭陣，段玉保住聖駕，攻打第二陣，倘若打破重圍可以走出，便有救星了。如係被他拿住，務須奮勇殺出重圍，報知官兵解救方不致誤。吩咐停當，日清連忙齊集莊客，共有數百名，隨即開門衝出陣前。有陳仁手執畫戟，連忙擋住，日清喝道：「來者通名！」

陳仁道：「某姓陳名仁，係葉公府上第一位教師，你是何人，敢來納命。」日清道：「放屁！你不是我對手，快些叫葉振聲出來吃我一刀。」陳仁手中畫戟照面刺來，日清急忙閃開，二人交上了手，戰有二十餘回合，不分勝負。天子見日清不能勝敵，急忙同段玉衝出來接應，敵營內有李忠、何安、勞彪截住鬥殺。未知勝敗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Article Sources and Contributors

聖朝鼎盛萬年青/第039回 *Source:* <http://zh.wikisource.org/w/index.php?oldid=262987> *Contributors:* Peter2006son, Wjaqua

许可协议

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 Alike 3.0 Unported
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/>
